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周斌

父亲和杏花

□田野

春天来了，桃花、杏花又该开了。说到杏花，就想起了我的父亲，那个淳朴平凡得很难和花儿产生关联的七十岁老人。

我八岁那年，母亲离开家乡来到宁波打工，父亲则留在家一边照顾上学的我，一边兼顾种一些田地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。每日放学回家，隔老远，就看到我家大门紧闭，慢慢走上前，只见旧木门上用粉笔写着：“我在田里干活，回家先把作业做好。”锁门是给别人看的，其实我知道钥匙藏在什么地方——这是父亲和我之间的秘密。我乖乖打开门，老老实实做好作业，然后搬出一把木板凳，坐在门口，眼巴巴等着父亲干完活回家。那是个立春后温暖的下午，微风徐徐，阵阵花香迎面扑来，直入鼻息。我闻得有些陶醉了，起身去寻这花香的来处。只见门口菜园空地里，一棵杏树上，朵朵杏花如烟霞般次第盛开。我随手摘下一枝杏花，心里美美的，沿着田埂小路，一路蹦蹦跳跳，又哼又唱，去寻在地里干活的父亲。天边晚霞红似火，远处是成片的油菜花，正一片莺儿啼、燕儿舞、蝶儿忙。我兴奋地跑到油菜地，寻着父亲的身影。

“爸爸，爸爸，你在哪里啊？”

“哎！哎！我在这里，在这头哩！”顺着父亲的声音，8岁的小女孩在比她人还高的油菜地里快乐穿梭，寻找着她的爸爸。

“爸爸，送给你一枝花！”

“这是杏花哎，你是不是在我们家门口摘的呀？”

“是的，爸爸，你闻闻，太香了，比肥皂还要香咧！”

“真的是，好香哟，等花儿谢了就有杏子吃了咧！”父亲放下锄草的锄头，拉拉我的小辫子，怜爱地一笑，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。时年40多岁的父亲，由于常年务农，虽皮肤黝黑，但健康又精神，他就是我的保护神。

岁月蹉跎，时间像是一匹不停奔腾的野马，任你如何用力勒缰绳它也不回头，转眼间我读高中了。那时，比我大10岁的姐姐，已在宁波成家立业，母亲便留在她家帮忙带孩子。因此，高中三年时光，依然是父亲陪着我度过。高三那年，为了让我有个好身体备战高考，父亲没让我寄宿，而是在学校附近租住了个房子陪读。那小区的名字叫做“杏花村”。房子有点旧，我们租住的地方在三楼，那会儿还不时兴电梯，所以每天都得爬上爬下的。时间久了，我和父亲都能通过爬楼的脚步声来识别对方了。每天早上六点，我出发步行到学校晨读，中午火急火燎赶回来吃午饭，晚上下课后再一身疲惫地回家休息。学习的压力让我苦不堪言，脾气也变得越发暴躁起来。母亲不在身边，所有的委屈和不满只能朝着父亲发泄。

“这房子里这么潮湿你不知道吗？一天到晚在家里也没事干，怎么不把窗户打开通风？”

“既然是陪读，为什么不租一个好点的小区，这破地方有什么好的？”

我对着父亲一阵数落，只因为才是早春，这房子里已出现了蚊子，叮得我晚上难以入眠。

“可是，这个小区距离你学校是最近的，附近就有菜场，我买菜也方便，而且……”

“而且什么啊？说话能不能一口气说完呀？”我极其不耐烦地逼问。

“而且好巧不巧，这小区名字叫‘杏花村’呀！你不是很喜欢杏花吗？”

父亲吞吞吐吐半天给出了这个答案。

“杏花村”？也不知道为何这么个破败的小区，给取个如此诗意的名字。可是，我什么时候喜欢过杏花？为什么父亲一直认为我喜欢杏花呢？

“我说过我喜欢杏花吗？”我直截了当怼了回去。

“是咧，你不记得你小时候……摘了杏花给我送到田里去吗？你说杏花好香，你可喜欢那味道咧！”啊，原来，父亲还记着那么久远的事情。我随手给他送的一枝杏花，却成了他如此珍视的回忆。想到这里，我鼻子发酸，喉咙发紧，泪盈满眶，顿时有悔方才对父亲毫无尊重的发火。他是我的父亲啊，是陪伴我十多年的父亲啊。他忍受孤单寂寞，每天给我洗衣烧饭，而我却……我低着头，努力平复着心情，终于鼓起勇气，抬头看了一眼他。啊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父亲的头发已经开始斑白了，脸还是那么黑，皱纹却更深了。

“爸爸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不该发火的，我只是昨晚被蚊子吵得没睡好！”

“我知道，这几天‘回南天’嘛，是有点潮湿。我买了灭蚊药，我给你房间喷一点！”

“嗯，好的。爸爸，这个小区挺好的，方便我上学，也方便你买菜，更重要的是，名字也好听！”

“是咧！我也觉得‘杏花村’三个字很有诗意咧！”说罢，我们相视一笑，一切不愉快烟消云散。

“斗转星移四季新，草青青黄又一春”。杏花开了一茬又一茬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也在宁波成家了。

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……6岁的稚子正在背诵课文，他摇头晃头，读了一遍又一遍，似乎不解其意，因此总是记不住。我一边洗碗一边听着，脑海里又浮现出杏花满枝头的模样。

如今的我，有更多的阅历和更优美的文笔，去描绘杏花之美。杏花，总是与江南沾衣欲湿的春雨一起，点染开江南的早春如诗的画卷。陆游的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，是一夜春雨后深巷中的清幽；杜牧的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，是深深浅浅的杏花中的村落，多少行人买醉浇愁的远眺；而“两岸晓烟杨柳绿，一园春雨杏花红”，则是收尽杏花春雨的小园即景。这些年，脑海里不自觉收纳了如此多关于“杏花”的诗词，也收藏着深沉的父爱。

父爱，如同杏花一样，可以是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的直截了当，也可以是“粉薄红轻掩敛羞”的委婉含蓄。

“外公，外公，这首诗我可算会背啦！”稚子一声叫唤惊扰了我的思绪。他举着书本朝着在阳台晒太阳的外公跑去。父亲笑吟吟地接过外孙手里的书本，眼里的爱意都快漫出来了。我站在一旁悄悄看着，生怕惊扰了这平淡而幸福的画面。这一刻，仿佛重现了我小时候父亲和我一起生活的情景。

“爸爸，这几日天气很好，周末我们一起去看杏花吧？”

“好哩，带小宝一起去看看咧！就是不知道你们这城里的杏花，有没有我们乡下的杏花好看咧！”

“外公，我要去！我要去！”

“一起去，都去嘛！”先生也跟着起哄。

我想，不论是宁波的杏花，还是老家的杏花，都是极美极香的，就如同父亲对我们的爱，不分场合和季节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越发浓烈。

投稿邮箱：
ljz@cnnb.com.cn

